

白寿彝在苏州的学术活动

李松茂

(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, 北京 100081)

[摘要] 苏州是白寿彝学术行程的一站。白寿彝在苏州编著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、改写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、校点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, 取得其回族史、伊斯兰教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。

[关键词] 白寿彝 苏州

[中图分类号] K092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2-5332(2007)03-0084-04

一、初到苏州

1947年4月1日, 白寿彝到达苏州。白先生自己说: / 今年4月1日, 经过了空陆水的19天的旅行, 从昆明到达了苏州。^①(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自序)/ 今年^②, 指1947年。顾潮在《我的父亲顾颉刚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7年)一书中说: 1945年底, 文通书局邀父亲任该局编辑所所长。1946年父亲返回苏州后(顾颉刚苏州人), 将文通书局编辑所设于自己家中, 次年白寿彝到苏, 主持该所日常事务。顾潮说的/ 次年^③, 即1947年。云南《清真铎报》记者对此事报道更详细: 文通书局迁往苏州后, 在苏州正式展开工作。该所所长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, 副所长为中国回教历史专家白寿彝。职员有教胞马继高、金德宝、彭林、马为义四君。连同其他职员, 虽包括汉、回、满三个民族, 然而均起回教伙食, 看其情绪甚好, 可称之为/ 和衷共济^④也! 有位《清真铎报》记者亲访白寿彝先生, 报道说: 大家所熟悉的历史学家, 回教史学家白寿彝教授现住苏州, 他经常在苏州顾家花园文通书局编辑部(所)工作。谈及他的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^⑤时, 他说书中记东南回回事不多, 他想把这方面的材料整理出来出小册子。有几位西北同学对白先生说: 你对西南、东南的回教史都整理好了, 只有西北没有整理。若要大功告成, 你非要亲走一趟西北不可。否则你不但对不起西北教胞, 西北教胞也不会原谅您的。白先生听了笑了起来。这篇报道1947年5月29日写于苏州, 时当白先生到苏州后不及两月。白先生后来没专门整理出版东南回回小册子, 而是编著了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^⑥, 校点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, 改写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^⑦。

二、编著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

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^⑧是1946年重庆文通书局出版的。在写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的时候, 白先生说: / 因为要把它写成一个能作教本用的东西, 所以力求简要。对于各个问题研究的经过, 各种

述根据的材料,一概没有说。到苏州后,白先生着手编辑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的参考资料。搜集,标点,校正错字,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资料编成,计14篇。经友人建议,加编一篇《史料辑录》,共15篇。

第1篇,陈汉章《中国回教史》。原刊中国史地学会1926年3月出版的《史学与地学》第1期。白先生说:“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,以陈汉章在中国史地学会出版的《史学与地学》第一期发表的《中国回教史》为最早,发表的时间是1926年3月。”白先生说此文“仅为材料之列举”。收入《参考资料》时,白先生在该文末注:“原无标点今代加。及原文错字不少,今就所知,为之改正。”现在流行的陈汉章此文,即为白先生点校的。

第2篇,陈垣《回教入中国史略》。是陈垣1927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作《回教进中国的源流》的讲演,1928年改题《回教入中国史略》,刊《东方杂志》第25卷第1号。1935年白先生在编辑《伊斯兰》第4期时,称此为“关于中国回教史的第一次有系统的讲述”。

第3篇,杨志玖《“回回”一词的起源和演变》。原刊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》第2卷第4期,时间为1940年6月1日。白先生说此文“实在是重要的作品”。此前已列入其著《中国回教小史》和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的参考书目。

第4篇《怛逻斯战役和它的影响》、第5篇《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》,是白先生自己的作品。前者原题《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》,刊《禹贡》1936年第5卷第11期;后者初题《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》,刊《禹贡》1937年第7卷第4期。1942年修改此稿,改题今名。第6篇《元代回教人与回教》,亦白先生本人作品,是白先生拟撰的《中国回教史》留存的一章,我在《白寿彝研究的几个问题》中已作介绍,此处不复述。

第7篇《元代回汉通婚举例》,杨志玖作,手稿,首次发表。杨志玖先生说:“初稿约在1942年”(《元史三论》,人民出版社,1985年)。此稿如何到白先生处,不知。上世纪40年代前期,白先生和杨先生同在昆明,交往甚多,此稿到白先生手中,不难理解。

第8篇《跋吴鉴清净寺记》、第9篇《跋重建怀圣寺记》,是白先生诠释的两篇碑文,一篇泉州的,一篇广州的,都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的力作。

第10篇《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》,庞士谦作,原刊1937年白先生编辑的《禹贡》半月刊第7卷第4期。白先生说“重要的作品”。

第11篇《记明清时之回回文人》、第12篇《记明清时的回将》,是白先生的新作,先生称是“随笔”。写得流畅自如,是先生研究明清回回人物的厚积薄发之作。

第13篇《柳州伊斯兰与马雄》,原名《柳州回教考》,是白先生1938年12月从桂林赴昆明途经柳州时,考察柳州伊斯兰史实而作。1939年12月略改旧稿,别题今名。

第14篇《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》,赵振武作,原刊1936年白先生编辑的《禹贡》半月刊第5卷第11期,和上面的庞士谦文同为论述回族文化教育的“重要的作品”。

这14篇的编法,白先生说“是以通论性质的居前,各时代的专论居后”。通论性质的,指陈汉章、陈垣文,以及杨志玖的《“回回”一词的起源和演变》;各时代的专论,包括了从唐宋至元明清的重要文章。全书构成一部中国伊斯兰教通史参考资料,也是一部中国回族通史参考资料。

这14部分编完后,友人彭林建议,“把史书里关系较重要的必须参考的材料也收进去,以供无藏书的人在检阅时的方便。”白先生接受这个建议,由金德宝帮助借书,吴树德、马为义帮助抄写,增加一篇《史料辑录》,作为第15篇,成了全书最后这个样子。《史料辑录》部分辑入的有《马文开传》、《孙继鲁传》、《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》等。《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》是从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《醒回篇》中摘取的,资料十分珍贵。

1947年9月14日,白先生写了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自序(“白寿彝三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写于苏州”),标志此项工作的完成,书于1948年11月由上海文通书局出版。

编著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完成后,白寿彝先生对其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作了校核,写了题记。说:“本书初版有许多错字,再版时更正了三十多处。现在三版,错字的再改正和内容的修改,共有八十几处。内容有六处重要的修改,其中三处都是经友人杨志玖先生的指示而改的。第五、六部分是关于伊斯兰经师的,都是最近我在改写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时发现了错误而改正的。”这篇题记写于1947年12月27日(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寿彝于苏州),可知当时已完成或正在完成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的改写工作。题记末还有一段文字:“本书的参考资料已经付印,希望不久可以出版,为读者诸君阅读本书时的参考。”可知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此时已付梓。白先生校核的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,上海文通书局于1948年3月出第2版。

三、校点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

1936年10月,白寿彝先生为赵振武《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》写的序中说:“中国回教文化的研究,其中一项是专著的研究,就是中国已有的回教著作,加以校勘、补充、正误和说明。”在苏州,白先生进行了这项工作,校点刘智的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。

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,是刘智诸多译著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书。校点这部名作,是对典型回族古籍进行的典型整理。白先生首先解释书名,说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,普通叫做《天方典礼》。但《天方典礼》并不是这书的正式名称。这书的作者,先作《天方礼法书》,因为篇幅太多,所以择取精要,叫作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。又因为怕初学的人不能读得明白,所以又加上了解说,叫作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。我们要知道,《天方典礼》只是一个简便的名称。校点一部作品,首先要了解这部作品的版本。白先生列举了这书的四种版本:(1)成都刊本,清道光年间成都刻版,同治年间成都重刊。(2)广州刊本,清光绪年间据福建刊本版片刷印。(3)马廷树铅印本,1918年南京马廷树托上海中华书局印。(4)马福祥铅印本,1923年上海中华书局代印。白先生认为四个本子中以第一个本子为最好,也是以后三本所从出;后三个本子不只错字多,而且有删改的地方。白先生以成都重刊本作底本,参证广州刊本;成都和广州本的异文,白先生作成校记,附在原注下面。

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,共二十卷。卷一是全书总纲,卷二至卷四是认主部分,卷五至卷二十是事主部分。白先生将成都本和广州本异文作成校记,附在原注下面的,主要在事主部分。如卷六《五功篇#礼拜》:“颂经”,白先生注:“颂”,广州本作“诵”。“会礼二拜:典礼。”解说:“典礼,古今之通礼也。礼止二拜。后贤于告谕后,复增四拜,曰副功,为附谢真主之意。”白先生注:“广州本无此七字(指‘为附谢真主之意’)。”卷八《五功篇#朝觐》:“抚石”,解说:“阙庭云南,有巨石一片,纵长一丈,横广五尺,高去地三尺。”白先生注:“广州本无此十三字(指‘纵长一丈,横广一丈,高去地三尺’)。”解说:“凡朝觐人至阙庭,先必抚石,以示信道之坚重如石也。”白先生注:“成都本缺末一‘也’字,今据广州本补。”卷九《祀篇》:“祀”,白先生注:“祀”,广州本作“古尔邦”;成都本“祀”,广州本皆作“古尔邦”,白先生一一注明。成都本“祀牲必壮”,白先生注:“广州本无‘祀’字;成都本‘祀牲必全’、‘祀牲必肥’,白先生皆注:‘广州本无‘祀’字。’白先生将成都本和广州本一句句、一字字对比,加以校注。对于刘智原文中的个别疏误,白先生也作了补正,如卷一末《寿彝案:殊志周咨录》,当为《殊域周咨录》之误,今《殊域周咨录》有排印本。卷十七《民常篇#饮食》,刘智述饮酒之害,说“酒之无甚益也。”《寿彝案》:“无甚益,当为‘甚无益’之倒错。”没有史学功底、文字功夫,是作不出这种补正的。

1947年12月9日,白先生写《校点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序》(白寿彝,三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夜于苏州),标志这项工作完成。在序中,白先生解释书的名称,介绍刘智本人及其著作,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版本,以及对友人的感谢,是研究刘智的一篇论文。《天文典礼择要解》,1948年6月由上海文通书局出版。

四、改写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

“改写”，是白先生自己用的词，见本文第2部分末。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初稿于40年代初的昆明，是那时完成的《回教先正事略》的一部分。在苏州，白先生析出《回教先正事略》中阿訇和宗教学人，加以改写，成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。改写的起始时间不详，完成的时间大约在1947年底或1948年初，因为白先生1947年12月27日写的修订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的题记中提到改写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，而1948年3月出版的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》第二版末页有一段文字：“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，白寿彝著，排印中。既然排印，肯定这之前已交稿，但此书后来未出版。”

1958年，北京出刊的《中国穆斯林》第1期，刊登了白先生一篇文章：《中国元明时（1280）—1661）几个阿林》，后来查知，此即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第一章。1981年，《中国穆斯林》复刊，经友人建议，《经师传》陆续在《中国穆斯林》上发表，由牟传 整理。1981年10月16日，牟传 先生写了如下一段话：“寿彝同志早年撰有《回教先正事略》六十卷，后又摘取其中著名阿訇及宗教学人的事迹，别成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六十章。这都是三四十年的事了。……他把《经师传》交给我来整理。”（《中国穆斯林》1982年第1期）。《中国穆斯林》1981年第2期刊出牟传 整理的《胡登洲、常志美、舍起云传》，是为《经师传》第二章。《经师传》第三章《王岱舆传》刊《中国穆斯林》1982年第1期，第四章《张中、伍遵契传》刊《中国穆斯林》同年第3期。以上各章题目中都有“传”字。从第五章起题目去掉“传”字，只题人名。第五章《马注》，刊《中国穆斯林》1983年第1期，第六章《刘智》、第七章《马德新》，刊同年《中国穆斯林》第3、4期。第八章《王崇名、马寿清》、第九章《马联元、王宽、马万福》、第十章《马德宝、马诚、哈国桢》，刊《中国穆斯林》1984年第1、2、3期。哈国桢即哈德成，1943年逝世于云南沙甸，白先生曾撰《哈德成阿衡墓表》、《哈德成阿衡》纪念他，收入《经师传》。

1992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《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》，白先生将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收入。1991年12月12日为《论集》写的题记中说：“《伊斯兰经师传》，原稿字迹已不易辨认了，书中所印出的这部分材料，是经牟传 同志整理的。”从40年代初写初稿到这时，已过了半个世纪。

改写《中国伊斯兰经师传》、编著《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》、校点《天方典礼择要解》，是白先生在苏州完成的三项主要工作，在其回族史、伊斯兰教史研究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此外，还写了一些文章，如《记创建清真寺碑》、《王岱舆传略》，分载于1947年和1948年的《风华》。

在苏州期间，白先生加深了和顾颉刚的学术友谊，和在上海主持《文讯》具体编辑工作的臧克家保持密切联系。1948年8月，白先生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聘书，赴该校文学院历史学系执教，讲授中国通史，聘期一年。1949年7月，白先生北上北平（京）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，不惑之年的白寿彝踏上新的征途。

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Bai Shouyi in Suzhou

Li Songmao

[Abstract] Suzhou is a station of Bai Shouyi's academic schedule. In Suzhou, Bai Shouyi wrote /The Reference of Chinese Islamism History0, adopted /The Biography of Chinese Islamism Master0, proofread /A Scholium of the Important Rules and Proprieties of Arabia0, achieved his landmark achievement on the history of Hui Nationality and Islamism.

[Key words] Bai Shouyi Suzhou